

短篇小說集

待  
婚  
者

陳學昭著

待 婚 者

短篇小說集

陳學昭 著

上海生活書店印行

1933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初版

▲待婚者▼

實價大洋四角

著者 陳學昭

發行者 陳學昭

印刷者 逸興印刷所

美租界通州路底  
電話五〇六三九

有 著 者 權  
不 許 翻 印

I-1000

總經理處 上海法租界 陶爾斐司路中 生活書店

# 目 錄

待婚者	一六
妻	六一
V 君	九一
女伴	九二

## 待婚者

『Mademoiselle Cheng』特然樓梯腳下一聲大喊，我的意識中好像是在上海的一個私立女子學校念書時候的星期日，當有人來看我時的，女僕在樓梯腳下喊：『陳小姐，會客哪！』的情形沒有不同。我是住在一個近汶塞納森林(Bois de Vincennes)女子寄宿學校裏。

我從樓梯上奔下，一推進客室門，看見B君坐在鋼琴邊，我有點奇怪，因為B君從來不獨人

來看我，我向室的裏角一望，B君不是一個人，  
『H叔叔！』我驚喜的喊了出來；『你怎麼  
來的？』

H叔叔是人家給H君開玩笑而有的綽號。H君在地中海邊的一個大城市的大學裏讀法科，他在法國已七年了，但是至今還是二年級，法國所有的大城市，他都走遍了，從這個大學換到那個大學，這回，我疑心他要換到巴黎來了。

『經過巴黎，來看看你。』H君笑迷迷的說。  
『H叔叔要到德國去看他的未來孀母！』B君笑着說，做着鬼臉。

我有點奇怪，我知道H君早已訂了婚，未來的嬌母該在中國而不在德國，但是B君開玩笑的半真半假的神氣有點特別，我才問：

「這究竟是怎麼的？」

H君聳了聳肩，笑迷迷的不出聲。

B君提議到汶塞納森林去走走，那是離我住的女子寄宿學校不到二十步路的一個大森林。

我上樓去拏了一袋在早間買了來吃的葡萄，三個人便向森林裏慢慢走去。

長夏八月天，森林裏都滿着許多納涼的閑人，很不容易的找到了一角樹蔭，我們三個人便席地

坐下。

「你說H叔叔會討一個德國孀母還去麼？」  
B君裝着鬼臉問我。

「我怎麼知道？」實在我對於B君的開玩笑，有點不耐煩了。

「H叔叔到德國去看一個女友咧，」B君接着又說：「但是她的家庭不允許她與H君交際，H君的去見她，她家裏不知道的。」

「這是怎麼的呢？」我有點好奇的問。

「所以H叔叔現在先到維也納，再會同了她去德國，她家裏不知道的，她騙她的家裏說同了



一個女友去維也納旅行，H君留下了六封信，要我每隔三，四天代他寄一封信給她，表示H君是在巴黎。」B君又裝起鬼臉說：

「你不相信？」他伸手往他的衣袋裏，拿出一疊信。

H君表示出了不快意的臉色。

B君這才正經地說：

「H君要到德國去旅行，半月或一月後才還巴黎，下半年他轉學到巴黎來了。」

於是H君又開始笑迷迷了。

長夏的晚陽戀戀的還照在森林外，人家的屋

角，但是我不能不還寄宿學校了，學校裏的晚餐是七時正。

我在校園的鐵柵門裏，望見H君與B君緩緩的走向對面小火車站。

晚餐後，我坐在我房間前的涼台上，一種沉寂的鄉思占住了我整個的心，使我失却了做事的興趣，我便想想H君的一切：一個已經訂了婚的，年已近三十的青年，對於自己的前途絲毫沒有奮鬥的決意，在法國度過了七年的時間，度着皇子般的生活，把錢當作流水似的化——要知道這是一個人，在鹽務稽核所做職員的每月只賺到八九十元薪

水的弟弟的血汗的錢——腦子裏更沒有他對於中國社會所該負的責任，怎樣呢？他打算怎樣呢？

我又不快意地浮起了他過去的在法國北方與一個猶太女人的糾葛事情，『哼！現在又戀愛一個德國女子！不知道又要多少錢！』

可是過了一晚，我對於H君而引起的不快意也就消失了，真的，我自問對於H君，的確盡了一個所謂做姪女的——人家這樣說我是H君的姪女——責任，我對於他的誠摯與善意，已經到了最後，我的勸告已無所用其力，使我感覺到這是一個無可教訓的大孩子。但是，同時，H君實在

是一個最和藹而且最懦弱的青年——因為這個原因，我與他的友誼仍舊繼續着，我想——M君說的對，引用現代法國一個名醫的話：最不肯認錯而最不肯服從的人是最懦弱的人。H君就是這樣一個最懦弱的人：當他做錯了一件事，上了女人的當，人家勸他下次該留意時，他便反抗了，他不肯認錯，而且要把錯掩過去，爲了這，他會奇奇怪怪的造出許多謊話，以掩飾自己的過誤。這種掩飾，久而久之，對他自己竟成了不可缺少的唯一自慰品了。他自己便永遠不知道什麼叫懺悔與良心上的責問。

H君從德國寄了幾張名片給我，在有一張的角上，還寫着：『她望望你。』她？我想像不出是怎樣的一個『她』？

年底，我離開女子寄宿學校，到巴黎，住在一家人家，H君的消息我很隔膜，只是在B君那裏聽到說他今年不轉學來巴黎了，改在明年的秋天。

這是聖誕節前一星期光景，午後，D君跑來對我說：

『H叔叔在巴黎！』

我有點出驚，想：『怎麼不來看我？』

『我沒有見到，』D君接着又說，『這是S君夫婦告我的，我打算現在就去看他，如果你高興，就與我一起去，我知道他的寓處。』

H君住在北京飯店隔壁的一家旅館裏，一個很不壞的旅館，當我與D君走到三層樓時，一敲H君住的六十號的房間門，開出門來的是S君，H君立在一隻桌子的旁邊：桌子上依坐着是我所完全不相識的少女，當我來不及招呼S太太及B君，H君遲遲疑疑的把這個少女介紹給我：

『……』H君說，我全然沒有注意，因為我的全神傾注在她的臉及頭髮上：

她很重重的誠摯地與我握了手。

「她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法國人，本來家在阿爾石司 (Alsace)，大戰後，阿爾石司歸了法國，她的家就搬到了德國，法國當局把她父母的在阿爾石司的財產統統沒收了……」我隱約聽到 H 君吱吱唔唔的在對 D 君說，說着中國話。

B 君提議上飯館去，當然 D 君與我也就加入合請 H 君晚餐，七個人一起出旅館，到萬花樓去。

H 君穿着一套深灰色的外衣，黑色的絨大衣，式樣都是最時式的，黑的新皮鞋，在那掠得又整

又齊亮亮的頭髮上，戴着一頂黑絨的帽子，他貼近她，緩慢的脚步，有節奏似的走着，像所有瘦長身材的人一樣，他的背微微的俯着，他的臉上露出溫柔的孩子們吃滿足了糖果後的微笑，他的神氣，他的舉止，像法國的一個新選的總統出凡塞爾宮上任的時候。

晚餐剛畢，B君笑微微的對H君說，說着中國話：

『她沒有到過巴黎，你領她去玩玩罷，看電影，Madelaine的片子不壞……』說時，他的頭及全身身體倚向H君，好像怕別的人聽見似的。他那



神氣，使我聯想到中國舊式婚姻中的媒婆：當一對青年男女拜了天地後的晚上，客人們正在打算着鬧新房的時候，媒婆在那裏偷偷的告訴「新丈夫」與「新婦」該怎樣怎樣對付這一類的體貼以討感激。

且君笑迷迷，接着他輕聲的對她說了幾個法文字，他立了起來，先幫她穿上大衣，他自己，一手擎着帽子，一一對我們告別，便領了她一同先走了。

「你們看且叔叔會與她結婚麼？」B君做着鬼臉。

大家不期而同的笑笑，不出聲。

慈祥溫柔的 S 太太，說：

『這怎麼可能呢？李小姐怎樣呢？H 叔叔不是與她由戀愛而訂婚的麼？』

S 太太的話很對：李小姐，在上海的李小姐，已經等待 H 君足足有七年了，伊把伊的青春整整消逝在期待與夢想中。

從萬花樓出來，B 君及 S 君夫婦各辭去，D 君順路送我還寓，我走在街上，一路替那等待了七年的李小姐不平地想：

『H 叔叔真糊塗！』我不自覺的說出。

「她並不壞呢！」D君羨慕的說；「H君真  
有幸氣，會得到這樣一個女子的愛；她並不壞呢，  
她的面貌美好，身材適中，她的態度與舉止都是  
很上等的，並且她也是法科學生，也許她的法律  
將來學的比H君好多呢！況且，她還有錢……」

我忍不住出聲笑了。

D君大約有點覺到了，帶着羞慚的口氣解釋  
說：

「其實男子對女子這樣，女子對男子又何嘗  
不是這樣呢？」

☆

☆

☆

我離開巴黎已經有兩年多了，巴黎的一切，以及我的熟人的一切都是遼遠而隔膜，在傳言中，知道H叔叔又戀愛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仍舊那個德國女子——去年的暑假他還把他弟弟最後寄給他的向人家借來的兩千塊錢給他作旅費，要他還去，但他却拏了這筆錢同了情人到諾芒地(Normandie)海灘去避暑，……他打算永不還中國了麼？我想。照他這種舉動，他該自己覺得很沒有臉面去見他在祖國的母親，未婚妻，與弟弟……但是事情却出於意外，二月的開始，我特然收到了H君的一封信，並附了一張照得很講究的照片：

「行矣，行矣！我將盡我之力，以奮勇之精神服務於大眾……」他在發了一大批議論後，這樣說。

「我將盡我之力，以奮勇之精神服務於大眾……」且君是怎樣會掉筆頭的一個人呵，我有點懷疑地想。

春假的時候，我聽到說且君已與李小姐結婚了，同時也知道了他還去的時候是向一個同鄉人借了錢，才得坐四等艙安然抵上海的。

我再沒有且君的消息了，這，我在且君的辭行信上已看出了的，顯然，且君不願再給我信——

了，因為他對我有的一種疑忌與恐怖，我是知道他的。過去的一個人，他要把我這些知道他過去的人的友情拋棄，如像拋棄他的過去一切一樣。但是，H君的未來能與他的過去做得絕然不同麼？想到這，我不是爲H君輕易的拋棄了他與我間的友誼而悵茫，却是不禁爲H君自己悵茫。

一九三二年五月

## 妻

初蘋一邊在敷衍着獅吼社的人們，一邊却不專心地翻看桌上堆放着的最近一星期裏出版的上海的文藝刊物，她隨手翻開一本「雪花」，一眼就看見了這樣一首詩：

「愛情，愛情的厭倦，

在深心裏懷抱着對於過去年月裏的遺憾……」

她望着近壁的爐火，暮歲的淒涼與溫柔的情緒裏，她感到一種落漠的無聊，不知不覺地嘆了

妻

一口氣。

「金太太，你對於姚文純的詩覺得怎樣？」  
錢白茗立在初蘋的旁邊，見她在翻閱「雪花」裏  
姚文純的詩。

「這是一個選拔詩人？」她賴賴地回答。

「我與他有一面之識……」錢白茗還想說下去，可是初蘋却頭掉向了坐在沙發上的李德書：  
「李先生，你的「往戰場去」小說寫的真好，我子細看過，是很感動的。」

李德書得意的微笑了一下，正想發議論時，金鳴國進來了，他的後面跟着新聞記者魏君偉，



中等身材，小鬍子，這一下，把他們這面本來的一羣都闕到了飯廳裏去。

一進飯廳，初蘋又感到了一種厭倦，與微微的失望，她討厭這一羣芸芸然的人客，特別是在最近的兩個月來，她丈夫用了照例的興緻來接待的那些獅吼社的會員的，每個星期六晚上的宴會，絲毫不能給她以樂趣，並不單是她那身體上的變化，那未降生的孩子的日漸長大，阻礙她的自由行動。

其實，她厭倦這呆板的生活，這四年來從沒有多大變換的生活。爲什麼她會走進這樣生活的

圈子？這不是老父的過誤，也不是她自己的過誤，然而事情却是這樣做成的：老父看中了，她同意了，她便與金鳴國結婚了。她還記得那時她在晏摩氏女學讀書，鳴國是晏摩氏的中文教員，他常常選一些抒情的詩歌給她們念，有一次，她還很清楚的記得：

「客去波平檻，蟬休露滿枝，永懷當此節，倚立自移時，北斗兼春遠，南陵寓使遲，天涯占夢數，疑誤有新知。」

李商隱這詩是寫一個女子想念她遠隔了的人，「天涯占夢數，疑誤有新知，」這很能寫出

一個女子想念遠隔了的情人的情緒，鳴國說。

她還回憶到他們訂婚的紀念日，鳴國贈送了她一本英國「雪萊詩集」，原文的，她雖然並不看的懂，但每天每天都是抱了這一本書上學校去。許多同級的同學都注意這本紅面金邊的西裝書，在她們那好奇的眼光裏，好似都在說：「她未婚夫送的！」那時她是何等的得意與驕傲！却不知道結婚後的生活是如此平淡的，似乎全沒有滿足她當初的等待。

鳴國是大個子，高身材，說的一口山西話，可是一看他的外表，人家却要疑心他是一個山東

老。是一個很貪錢，而沒有主意的，不會做壞事情，可是也不會做好事情的十足的中國男子，他在北京大學的理科畢了業，在長辛店站做了一年半的事情，在這期間裏，他寫了一篇英國浪漫詩人拜倫評傳，翻譯了幾則短篇小說，這樣，便被公認為新進的大文學家了。那是在上海，一個山西同鄉會的席上，他遇到了朱初蘋的父親，一個老古董，擁有很大的家資，是白雲書店的東家，他忽然看中了金鳴國，覺得他唯一的女孩的終身大事的解決機會到了。事情很順利，沒有一點波折，不久，鳴國與初蘋便由正式訂婚而正式結婚

了。結婚後，鳴國任了白雲書店出版的「華聲雜誌」主筆。他還入了上海最有勢力的獅吼社爲社員。

結婚以來，每星期六，要不是因了初蘋生病，或是夫婦間吵嘴，照例總是有一頓晚飯，小小的宴會，請來的，除了獅吼社的社員，及「華聲」的編輯，有時也選請一，二個「華聲雜誌」的投稿人。

起初，初蘋對於這一羣文人藝士還抱有一點好奇的樂趣，可是久了，漸漸地感到厭倦，她不會與鳴國結婚以前，像所有的少女一樣，是很虛榮的。當她偶然看到好些文人描寫他們的情人

的文字時，她是多麼地想嫁一個文人！她想，做一個文人的妻，就是死了之後，在文學史上，提到這個文人時，少不得要提到他的妻，她是何等的想做一個不朽的妻。她最幸福的時刻，是鳴國譯了太戈爾的「隱士」出版了的時候：「朱初蘋金鳴國合譯」，在譯文前是：「紀念我們甜蜜生活之開始」，這兩行字在多少青年的讀者眼中不知會有何等的作用。她是被快樂與滿意所沉醉。結婚後的第一年時間很迅速的過去了，丈夫除了星期日外，別的日子都是去白雲書店工作，他現在居然已是店中的小老板了，她整天沒心事

的在家裏混，第二年的開始，生活還是那樣，沒有變化，她開始感到時間的曼長，沉悶，無聊，她漸漸的沒耐心留在家裏，鳴國在書店辦工的時  
間，她盡力向外去求消遣，她打麻雀，看電影，可是，慢慢的外面的消遣也不能再使她感到樂趣了。

☆

☆

☆

鳴國領了王思亞到初蘋的面前，也是一個星期日晚上：

「蘋，這是王思亞先生，藝術家，你看見最近「華聲」上的那張插畫，是王先生畫的。」

妻

王思亞所給於她的第一個印象是，倭胖的身材，膽怯的見了人恨不得躲到地下去的神氣，說話帶着格格，口吃的聲調，頭髮長長的，直遮沒到耳朵，好像一個女孩，兩道濃黑的眉毛鏗在一隻浮胖的像在水裏浸久了的面孔上，不自然地，人家要以爲是染上去的黑漬。

晚膳沒有完結，她就給了他以無限的同情。他那女子的腔調，說話的聲腔，與那種姿態，都使她覺得是有趣的，總之，他與金鳴國不同；他也是浮薄的，但是複雜的，多面的，他敍說阿刺伯人的鬍子何等美，何等的捲曲，他又用了詩樣



的調子來說紅海上的月是何等的亮，紅海上的月，亮的像帶紅色的。他還用了一個溫柔的口吻來述說他在法國留學的時候，一個美術學校裏的十四歲的一個女同學，要他替她畫像，給他看了她已很發達的胸部。他說的時候，微笑着，兩眼只望着那飯桌上的菜盆，不向任何人看一眼。初蘋覺得這神氣是很溫柔的，很可愛的。

王思亞給了他以消遣，一種新鮮的消遣。

☆

☆

☆

現在不是星期六的晚上，王思亞也來與金先生金太太一起用膳，漸漸地，在鳴國出去了午

後，他也來。

「我很高興，」鳴國知道王思亞已經來過，「我很高興，思亞能夠不使你討厭，這是個老實人，他很可能給你消遣一個寂寞的下午。」

王思亞是生着一副見人就能討得人信用的相貌，遲緩的舉止，宛慢的說話，還有那種老是微笑着的那微笑，給人一種憐憫的感象，或是怯弱者或是獸子的感象。

「你不疑心我們有別的事？」停了半歇，初蘋笑了說。

思亞初從法國歸來，便引起了上海文藝界的

注目。人家說他不但是畫家，同時也是一個詩人，是現代的一個王維，他畫的很好的花，曾畫了一張「滿着花的春天」水彩畫送給初蘋，題着這樣一首詩：

紅的花，

綠的花，

各色的花，

各種的芬芳，

有如畫家的心靈，——

心靈裏的花。

獅吼社的人們都說他這首詩裏有畫，畫裏有

待 婚 者

花，花裏有詩。思亞所最愛而最崇拜的是法國愛  
乃 (Henner) 的畫，他說因為在愛乃的畫裏有一種高  
貴的溫柔，那是很可愛的。

☆

☆

☆

依然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

錢白茗安詳地舒適地坐在沙發裏後，說：

『我們不再見到思亞了，』接着他掉頭向魏  
君偉：『你可有他的信息？』

新聞家在上星期一曾往西湖去過，是西湖新  
聞學會請去演講的：

『我在城站見到他，上星期。他在慢悠悠的

送一個女子上車，據說那是他的戀人？」

李德書立刻感到了這話的好奇的樂趣，急忙地問：

「他的戀人？誰？這當然是一個處女？」——  
「因為思亞決定要找一個處女結婚。」德書又補足。

「他的主意很對，」新聞家笑微微的說：「聽說在法國是很不易找到已成年了的處女，可是在中國，究竟還不難。」魏君偉有着一個年已四十一歲，比他大三歲的太太，小脚，大個子，對於他，很慈祥而又很順從的。

『新女子愈多，處女愈少。』他接着帶一點微微的感嘆的說。大家都知道他們夫婦是極相愛的。可是有一次，初蘋却注意到魏君偉的這幾句話，也是談到女子：

『……舊式女子全不知道擁抱男人，硬板板的輪着……』

過後，初蘋對鳴國說：

『魏君偉可是說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是那樣的麼？』

這時，魏君偉與李德書繼續在談王思亞：

『那麼他預備長住在西湖，不再到上海來了？』

那女的是杭州人？」

直到客散，初蘋體味着這幾句話：

「那麼他預備長住在西湖，不再到上海來了？  
那女的是杭州人？」

☆

☆

☆

在十一月裏，她一星期中還收到王思亞的一  
二封信，信是寫給鳴國與她兩人的，還附了楓葉，  
蘆花，她覺得他還沒有忘掉她。他還在對她「做  
美」，這就是還在愛她。

可是十二月的開始，收到了一封短促的差不  
多像辦公的信以後，便一直是靜默了。她也不願

妻

在丈夫之前加以探訊。

那是七月裏的一個炎熱已退的晚上，正是在西湖，鳴國正往上海去編理「華聲」的稿子，在滄洲旅館的一間房間裏，她一點也沒有預備的給了思亞。

思亞差不多天天來看他們，當鳴國去上海的一天，他直陪初蘋到夜深，有時，她與他同出，叫了一隻划子，遊夜湖去。這兩個月的西湖邊的甜蜜生活，是她所不能忘却的。

「亞，像我們這樣祕密的愛可是很少的？」  
「很少，就是法國也不多見。」因為在法國



混過四年，愛慕法國到了死心塌地，每一句話都想拉上法國。他一邊說，一邊伸手去摸她胸部，划子的重心移動了，就蕩起來了：

『先生！當心！』划船的說。

『你還不夠？』初蘋小聲的說，說着口脫不掉山西土音的上海話。她心裏真怕被這划船的紹興老聽懂了他倆的情話。

他立刻懂得了她的小心，說：『你要也是法國留學生就多好，我們說法文，他們不懂得。』那話氣，帶了一點惋惜。他深心裏常有一個不滿足的虛榮，覺得初蘋要也是一個法國留學生，他

對她的愛情也許更會增的多。

這是夜深十一時左右，湖上除了這一對秘密的愛人外，偶然望得見閃動的黑影，那是與他們一樣地懷着詩興的人們，在一葉似的划子裏浮着。湖上滿着神祕的沉默。

「你可知道，我所愛的西湖，那是夜的西湖，沒有月，沒有星，在黑暗與沉默裏的西湖，那四圍的山，橋，湖面，都使我起一種神祕的感情，一種莊嚴的感情。」忽然，她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

「但是，我怕你不會愛久我的？」

「怎麼？藝術家的職業是愛情與旅行，你的愛情給我以工作的勇敢，你看，我最近畫的初陽台日出是畫給你的。」四年前，在未到法國的時候，他是一個郵務生，現在他自己也稱做自己是藝術家了。他還講給她聽，他在法國時的「美事」：

「法國女子對於這方面是很有藝術的……我有美術學校的一個女同學，她曾與中國人，黑人，俄國人，德國人……睡過，她立志要我一個希臘人，你知道，希臘人對於性很會做美，她是很可愛的……」

妻

「我比她怎樣？」她熱烈的吻了他。

「你……」他用勁的抱緊她。

☆

☆

☆

天氣已是漸漸秋涼，她不能再要在西湖度暑了。

還到上海，忙亂了幾天，接着，她病了。嗚國說她在西湖划船脫了力。她發熱，胃口不好，懶懶的，什麼興緻也沒有。丈夫要她去看醫生，她不願，一天一天的捱着過。

她時常嘔，什麼東西也不覺得有味，新蟹上市了，想吃，燒好了，拏到她面前，却又不想

吃，想嘔，她的身體本來不頂強壯，這樣時時想嘔，不想吃東西，使她頃刻消瘦下來了。面色灰白，兩隻大眼睛，更深凹了進去，帶了一種枯樵的青色，她時常發脾氣，一有小不如意，就罵：

『算了罷，算了罷，嫁了這種丈夫，什麼文學家，還說溫柔？』

當她憂愁地對他說到她覺得自己身體上有了  
一點特別時，他高興而又不敢在她之前顯露的  
說：

『這大約是有孩子了。』

「那裏的話？你不知道，一定不是孩子，多半是有病，要破肚皮？」她說。

他面色沉下來了，「要破肚皮？」他同樣地說，呆呆的。

到十二月初，雖然胃口是好了，可是身體上却覺得有點特別，她自己也真的有點怕了，不能再捱了，一個星期的下午，丈夫陪了她去看一個產科醫生。

「好！金太太，可以穿衣服了。」醫生檢驗完了後說。

初蘋急忙要知道這是什麼。

「是什麼病？不妨麼？」

「很簡單的，你有孩子了，恭喜！恭喜！」

她還沒有聽清楚：

「有孩子了！」鳴國說。

她兩手發了抖，幾乎要出聲的哭了起來。

當他們從醫生那裏還來後，她奔到房間裏去，哭了。丈夫跟着她上來，他不知道他該歡喜呢還是跟着她悲哀。他說：

「真的，有孩子是這麼一件可悲傷的事麼？」她抬起一雙淚眼，望了他一下。他見她不生氣，接下去說：

『有個孩子多麼好！你可以不再寂寞了，陪着孩子玩。』

☆

☆

☆

初蘋自在西湖與思亞一別，還上海後，只見到了思亞一面，那是十月中旬，思亞來上海，到她家裏來，鳴國正好出去了。他邀她出去，他說他住在振華旅館，但她拒絕了，她正不舒服。

『你知道我是何等不能缺少你給我的快樂，我爲了這，從西湖趕了來的。可憐我！』他小聲地的說。

她有點動心。



「但是，我身體不舒服。」

他起初哀求她，後來強求，末了說：

「要是你真愛我，就在這裏也不妨，反直鳴國這時不會還來的。」

她面孔上露出了恐怖與懷疑。她望了望窗外，又轉眼望着這小室內的四角。他逼急了她：

「那你不愛我了？」——「那你不愛我了！」

她憂愁地說：

「你知道我也不能缺少你給我的快樂，但是我身體不舒服。」

他露出不愉快的神氣，她安慰他，同時帶着

玩笑：

「去另外找一個罷！可不好？去！去另外找一個！」

忽然，他談到這快近了的冬天，說：

「我要還到西湖去，聽說有極香的臘梅，我還沒有見過西湖靈峯的綠梅，我要去畫。」

她立在窗口，看他匆匆地向街上走去。她記起那一晚在西湖，鳴國不在的那夜，他匆匆地走出滄洲旅館的情景。

她坐倒在窗口的沙發上，望着那陰沉鉛色的天，頓然感到一種落漠與枯寂，一種對於任何都

感到無意義的情緒，她忽然自己解釋的想：『我是太感情的，不是太刻薄的。』

☆

☆

☆

大約是早上八時左右，她開始感到肚痛了，一陣一陣的，極輕微，是極易受的，可是漸漸地，一陣一陣的痛得利害，而隔離的時間也短起來了。接着，她只記得她被送到馬醫生的產科醫院裏，以後的一切，她簡直模糊了。

朝陽正在上昇，紅霞滿天，鳥雀的叫聲，綠深了的樹枝，晨意與春意滿了窗外的世界。

她忽然的什麼都無所感覺，却又好像什麼都

湧上心頭，她覺得自己是渺小的，却又覺得自己是偉大的，她哭了，滴下了好些淚，一個母親的心！

有幾次，當她睡了醒來時，她就要看護把孩子抱來看，但是這孩子好像與母親早已結下了怨仇似的，看護一抱來對着母親的面，他就哭，他是那麼的瘦，面孔又是那麼的黃，他一點也引不起母親的愛好，她沒有法子使他止哭，她恨的心裏暗暗罵：『小鬼！』看護看出了這年輕母親的悲哀，伊把孩子抱走，說：『寶寶不舒服呢！』接着對她說：『他不頂高興吃乳粉，沒有

胃口。」

那是產後第十天的晚上，馬醫生把鳴國叫到門外，失望的口吻，說：

『我看孩子是不教的，』謙虛地又接下：『你們要不要另外去找一個兒科專醫？』

『這是什麼病呢？』他問，呆呆的有一歇。馬醫生有點遲疑爲難的臉色：

『照他皮膚上的現象與肝及脾的張大，很有些像花柳，但是這也不一定。』

當他還進房裏去時，她看出了他的異樣神氣，就追問：

「馬醫生說些什麼？」

「沒有什麼，孩子有點不大好。」

幾次她吵着要看孩子，可是看護總說孩子正睡着，不要吵醒他的好。

出醫院的前一天，她才知道孩子是死了，死了已有五天。

當看護扶她下樓，丈夫陪伴着，一輛汽車把她送還家裏的時候，她與他還是兩個人，她心頭滿着空虛，像一個夢醒後的無可捉摸的空虛……

☆

一個月後，她開始能起來稍稍行走了。可是

☆

☆

她還很弱，時常頭昏，面色是死白的，她變得異樣沉默，整天躺着，少說話。丈夫有點爲她這種憂愁所打動。

一個星期五的晚上：

『不知道你會不會責備我，』他說『我沒有與你預先商量，可是我想這可以給你一點消遣。』  
她不出聲。

『就是明天我想請一些客人來，請柬我在書店裏叫人送出了。』接着他興緻地說：

『很有趣，王思亞已經結了婚，他們夫婦住在振華旅館，白茗對我說的，我也請了他們倆。我

們可以看看那新婚太太是怎樣的，聽說中國畫山水，畫得很好，是桃雲女子中學的教員，還聽說生的漂亮，這你覺得有趣，是不是？」他微笑了。

「其實，這又何必呢？我又不曾應酬，陌生生的——其實，這又何必呢？我又不曾應酬，陌生的——其實，這又何必呢？我又不曾應酬，陌生

「我最不歡喜交際女子，在第一次見面以後，

就從頭到腳，刻薄地指點批評對方，我不歡喜受這種人的批評。」——並且我身體不好，那有精神來打扮應酬客人呢？」

他很有點為難不安：

「你隨便點好了，有精神應酬一下，沒精神」



就不理好了。」

她早打定了注意，次日晚上，她決定不下樓去見這些來吃晚飯的人，她對丈夫說身體不好。可是當他丈夫上樓來，對她說：

「你允許思亞上樓來麼？他的太太不舒服，他獨個人來的。他問起你，你高興見他麼？」

她來不及思索，說：

「請他上來。」

丈夫一去，她急忙匆匆的在鏡前掠了掠髮，薄薄的擦了一點粉，當她向椅子裏坐下，聽到樓梯上脚步的聲音時，她的心重重的跳。她故意裝

出鎮靜的樣子。

「金太太好麼？」亞思走進房門，就問，嗚國在他後面。

她鎮靜似的，微微抬一抬頭：

「對不起，我不能立起來招呼你。」

「請坐着！請坐着！」

丈夫急於要下樓，返身說：

「你們談一歇，我下樓去陪別的客。」

她說不出話，靜默。她咬着嘴唇，想哭。

他完全看出了她的心情：

「我在西湖一直想念你，」他說。

「說假話，」她的聲音帶了顫抖，她掙扎出了這句話：

「沒信義的！」

但他却自有他的求恕的理由，他想將兩眼擠出一點眼淚，同時裝出苦痛、煩悶，而帶着溫柔的聲調說：

「我沒有法子呵！你知道結婚與戀愛是分開的。她不能妨礙我的愛你：：」

王思亞在來金家晚膳的時候，並沒有對他新婚太太說明，他對伊說這是一個幾個留法畫家的聚會，難為情不到，同時因為知道大家不帶太太

去的，所以也不能帶了伊去，並且就還來的。他不過抱着一種很平常的好奇心來，他知道初蘋生產已經一個多月了，孩子早已死掉。可是這時候，他見到初蘋那死白的面色，那怯弱而顫抖的聲音，一種美；一種剛過了三十歲的成年婦人美，病的美，他像一隻餓虎追求食物似的向她撲去，他的嘴找她的嘴，他的手找她的胸……

她的兩手往他的臉及手亂打。

他才退後了一步

「我一直愛着你，你却已不愛我了！」

「愛！你的愛！」

這時，她聽到樓梯上的脚步聲及她丈夫的聲  
音：

「思亞，菜已上了，大家在等你。」

她急忙裝做鎮靜的神氣。丈夫把王思亞領了  
下樓。

「再見！再見！」丈夫送出客人去的說話聲  
與客人的脚步聲，她聽到。她嘆了一口氣，同時  
感到了忿怒後的精神困倦，與那隻手臂的酸痛，  
她倚住椅背，閉了兩眼。

丈夫還上樓來，見她仍呆呆然的坐着，好像  
在深思什麼似的。他不頂有興緻，在她對面一隻

妻

椅子上坐下，一邊說：

「這很奇怪，王思亞談及他的新婚夫人時，說戀愛與結婚該分開的，難道他不幸福麼？新婚的人不該說這話。」

她不則聲，好一歇：

「這種藝術家，有什麼愛情不愛情，愛情是「做美」，「做美」還不是「做作」，沒有一點自然，那幸福，不過是肉慾罷了，肉慾的新鮮與調換罷了。」她說，冷板板地。

他本來有話想探問她，可是不敢直接的開口，說到王思亞原不過作個引線的，他聽她談到了肉

慾，他覺得機會正好：

「那你以為怎樣呢？」

「我？我知道些什麼？」停了半歇，她兩眼望住天花板說。

「話起，人家說你的閑話……」

她看明白他這拙劣的粉飾的口吻：

「什麼？閑話？誰說的？我知道：這是誰說的：那種老小姐像一個脫落了火車的旅客，看着火車出軌，以為自慰。因為自己得不着幸福，詛咒，而希望別個女子的不幸。」

他在未與她結婚之前，有一個戀人，一個比

他大十四歲的現在已差不多是五十歲的老小姐，她本來不知道這件事，可是在他們結婚之後，老小姐還是不絕的寫信給他，要他常常想念伊，要他紀念他與伊的過去的愛情，她曾目覩這種信，是偶然落在她的手裏的。

忽然，她想起她的丈夫現在居然敢對她說到「閑話」，她忿怒了，呼喊著說：

「滾蛋！」

頃刻的，她哭了起來，兩手遮着面孔，哭了起來：

「現代的中國女子，誰沒有過去的歷史，我相



信人家說我的閑話並不會比別的女子更多些。」  
丈夫早往門外走了，當他從樓梯上奔下去的  
時候，她的心完全被一種驕倨與羞慚混合了的占  
住着。

一九三二年九月

V  
君

到高城 (Harteville) 的第二天早上，M 君來領我到他住的瑪麗別墅去，這是專給來療養肺病的人住的，像所有滿在全個小小高城的別墅一樣，是同時供給膳食的。

瑪麗別墅是在半山巾，離我住的人家不遠，屋後有着一個小小的花園，這時紅色的黃色的玫瑰花正在盛開，在炎炎的太陽光下展開牠們的快樂的色相。

在 M 君的房間裏，可以遠遠的望到高城盡處的雲端山影，M 君說，在晴天，沒有雲的日子，還望得到白峯 (Mount Blanc) 的頂。

『我來給你介紹 V 君，』我正俯在窗口出神地遼望的時候，M 君像記起了一件事似的，對我說。

我疑問的眼光望住了他。

『就是我在信裏對你說起過的，那個我在芒才尼療養院前遇見的中國人，V 君，學政治的，我還住在若納別墅的時候。』

『呀！』我才記起，的確，我在巴黎的時候，

有一次，M君來信對我說遇到了一位V君，還說及V君的肺病並不如何利害，但是所不好的，是兩隻肺上都有病。因為在我腦子裏對於V君沒有一個想像的確切的印象，M君的提到V君的這些話，就漠然的聽過了。

樓梯上脚步的聲音，接着，敲門的聲音，M君在前面：

『這是V君……』M君說。

因為M君的房間裏只有一隻凳子，他們要我坐了這唯一的凳子後，M君與V君便坐在牀沿上。

V君是瘦小的身材，戴了一副黛色金邊的眼鏡，他那黃色的無神的面孔，竟使我疑心他會有肝病的。

他開始問我在巴黎住在什麼地方，認識些那幾個中國學生，帶着胆小而猶疑的口吻。接着，他告我他也住過萌日路的金光旅館，『但是我們沒有機緣認識。』他說的一口變形的北京話，每一句話裏，他總湊進一，二個法文字。我開始注意他的法文發音，有點特別，當他說到這個“*Terme*”字的時候，把“*Ter*”的發音特別短促而響亮，使我覺得他不是說法文，而是說『拉塊拉塊』的『江

北話』。特然，V君問我：

『你認識胡適之先生麼？這是我的同鄉。』

我問V君來高城養病已多少時候了，他的病近來可好些，他的醫生是誰……但是我看他全不關心我所問的這一些，他愛談巴黎中國留學生的情況，中國的名人，中國的政治，特別是中國的政治；當他談到中國的政治，他的話聲愈來愈高，簡直像演說樣的，把我當做台下被宣傳的聽衆之一。

我掉頭望窗外，笑了笑，當M君用了開玩笑的口吻對他說：

「你又高聲發議論了！這很不好！」

V君天真地帶着一種善意與感激對M君笑了：

「真的，醫生禁止肺病人高聲發議論，但我總是忘記。」接着，帶着一種惆悵淒清的口吻說：

「我怕我的病養不好，我從不能好好休息，躺到長椅上，睡不着我就亂想，一睡着就做夢。」

M君露出不可理解的神氣：

「你想些什麼呢？有什麼可想呢？」

「是呵！」V君說，兩眼呆呆地望着窗外的

遠山。

「你真幸福，你沒有病！」接着，他向着我，說。

洗衣服女人剛巧在這時送衣服來了，就把V君叫了下去。

我在M君的口中，知道了V君的父親是一個很闊的茶商，V君在巴黎，要用三，四千法郎一個月，他初到高城尚有一個同伴，也是一個有錢的中國學生，同樣的生着肺病，現在這個同伴已經還中國去了。

「幸而這個同伴走了，」M君說，「這同伴



在的時候，V君同了他天天到一家咖啡店去，合幾個不自愛的不知道養病的法國人，去那裏打牌，一打就是三小時，四小時，且十有九次，V君總是輸的；輸起來，有時八百，有時六百，五百：：輸的人還須還吃小點及咖啡的賬，至少也是一百法郎。白天這樣賭了不夠，晚上還到別墅裏，還要賭，八點半直賭到午夜或一時。他第一個月裏跌去了五個基羅，接着又跌，幸而那個同伴走了，到現在，他牌打的少了，休息的時光較多，但是他跌去的體重，至今仍沒有增加一點，你看，他多麼瘦！」

可是我很不易同意 V 君是這樣一個人。

『他用錢這樣揮霍，但是高城公立衛生所發的給於有痰的肺病人的痰盂，三十六法郎一隻，他却不肯買，這很不好，你知道，他有痰；他用一隻雪花膏瓶當做痰盂，放在褲子袋裏，他的醫生勸他，我也好幾次勸他該買一隻小痰盂，他却聽不聽。我想，有一天把這雪花膏瓶傾翻在褲子袋裏，那才知該如何的糟！』M 君嘆了一口氣。

M 君說到 V 君爲省三十六法郎而把雪花膏瓶放在褲子袋裏當做小痰盂的事，使我注意到 V 君爲省兩個法郎一天的房錢，願意與一個肺病生得

很重的法國人同住一室。

V君很難得到M君的房間裏來，每天晚餐後，我在別墅前等待M君下來，一同去散步的時候，V君與一些同住在別墅中的法國病人羣聚在門前的一條往花園裏去的小路上，在那裏高談闊論，他望見我，對我點頭笑笑，帶着一種冷漠。有一，二次，M君邀他一起去散步，他却拒絕了，後來，M君也就不再邀他了。

我在巴黎住久了，想念祖國與眷戀祖國心情隨日月而俱增，同時對於同國人的失望與怨悶也愈深，原來，走在巴黎第五區的街上，你遇見些

中國人，有錢的學生，用了自驕與卑視的眼光投視他們的同國人，他們大模大樣的走着，只怕有人特然跑上去拖住他們的衣角向他們借錢，還有一些自認爲道學家的，把女子留學看做與賣淫差不多的玩意，以爲一個女子在國內找不到丈夫，才到國外來，他們用了一種卑視與不屑理會的樣子看着你，把你當做一條要害人性命的毒蛇。真的，看到這一種冷淡，卑視的臉色，使我帶着悲忿與失望的情緒而更想念我們可憐的祖國！

日久了，我對於這種冷淡，卑視的臉色看慣了，我便找到一個很好的對付的辦法，就是當人

家把冷淡卑視的臉色給我時，我也還給人家一個冷淡與卑視的臉色。但是，我的心終不曾死，當我看見留法的德國學生與留法的日本學生的那樣地相愛而團結時，我的悲忿與失望的情緒却是隨着我想念故國之情一起而生。

我離開巴黎，因冷淡與卑視的臉色少見，悲忿與失望的情緒也淡了些，見到 V 君，又使我勾起悲忿與失望的情緒：雖然，V 君並不給我以卑視，但是他的冷淡，他的不信任的臉色，一種隔膜的心理，使我很難堪，我把這告訴 M 君後，M 君却笑了：『你真是一個複雜的女子！』他又說，

「這是因爲你對於他的病抱着無限同情，而他並不知道的原因。人間的不幸，都是這樣地產生。」

「他是留法學生典型中的一個！」我說。

這是七月的末了，一個午後，我在 M 君房裏偷燒中國做法的雞吃。

「兩個人吃不完，」我說。

「去請 V 君一起來吃，」M 君提議。

V 君上樓來時，見我與 M 君正在安排刀箸，（箸是我出國時帶來的，）就問：

「要我做些什麼？」

「都已好了！」其實只燒了一只雞，可是 M

君與我同聲回答：「都」已好了！」

V君用了中國人慣常的禮貌，請他吃，他不肯動手拏，M君替他撥了一塊，吃完後，他又不動手了，我與M君再要他拏，他才自己拏了：

「中國菜真好吃，」他一邊說，「唉！總要還中國去吃中國菜！」

M君便問他打算什麼時候還國。

「B醫生已答允我如果五個月後我病沒有什麼不好，就可還中國，就是海上旅行太吃力，」接着他又說，「可是五個月後就是醫生說可以走，我也不還，我想再住半年，還中國去沒有好的醫

生，我的病到了怎樣的程度，好或壞，都沒有法子可以知道。」

「你這話是很對。」M君說。

V君天真地笑了，忽然，開玩笑的對M君說：

「我等你學好了醫才還去，你替我看。」

「那當然要盡義務，」M君笑着說。

接着他又談到他的政治，我與M君見他這樣與緻，便不願打斷他，末了，他大約自己有點覺得了，用了道歉的口吻對M君說：

「我該下去了，讓您可以休息。」

☆

☆

☆



一個早上，我在M君的房裏看書，並等待M君的還來，（M君到一個公立療養院實習去了）聽到敲門的聲音，我以為是女僕來收拾房間，就喊：

『進來！』

但是門口有人的聲息，却並不進來，我走去開門時，立在門外的是V君，他有點胆怯地的問：

『M還沒還來麼？』我請他進房間坐坐，他不願，便下去了。

過了不到一刻鐘，M君還來了，我聽到樓梯脚下M君與人說話的聲音，但是過了好一歇，還

沒有見他上樓來。

『V君來找過你了。』M君一推進門，我就說。

『我見過他了，』M君說，『你身邊有二百法郎麼？』接着就問我。

『你要來做什麼？』

M君告我V君的來找他就是爲了這，家裏的錢還沒有寄到，可是零用沒有了，但是M君自己身邊却只帶着一張須寄往里昂一家銀行去取的滙票。

『我現在身邊沒有，下午我去拏來，不要緊

麼？』

M君說差得幾小時的時間，當然不要緊的。一星期後，V君的家款到了，把二百法郎交了M君還我。乘着這個機會，M君對我說：

『V君也不是那樣冷淡的，你看他不願意與他同房的法國朋友借，他還是願意與我們借，因為我們終比較能了解他一些的同國人。』

☆

☆

☆

V

君

一天午後，我去看M君。

『V君病了，』M君見了我就說；『等歇我們去看V君，他睡着，今天午飯也沒有起來吃。』

當 M 君與我去看 V 君的時候，與 V 君同住一房間的法國人，正在爲 V 君拏瀉藥，B 醫生叮囑他喫一滿滿的湯匙的瀉藥，可是 V 君却把牠打了一個折扣，一滿滿的咖啡匙，當那法國人拏到他面前時，他又打了一個折扣，只肯吃半咖啡匙的瀉藥。

那法國人與 M 君都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我問他午後可好一點麼，他纔了眉頭說：

「頭痛！頭痛的了不得！沒有胃口！」

M 君問他可想吃什麼中國做法的東西，說我可以替他做。

他遲疑了一下，說：

「燒粥可方便麼？」

「這很方便，」我與 M 君同聲說。

「那麼請你替我燒一點粥，真是很對不住您呀！」

當我與 M 君辭出的時候，他再三留我們多停一歇，M 君說了該去買米燒粥，他用了孩子似的戀戀的眼光望着我與 M 君向門外走去。

隔了三天，V 君起來了，午後，他去看了他的醫生還來，他興奮而着急的神氣來找到 M 君：

「B 醫生要我到里昂去看胃，介紹了兩個專

醫，您知道這兩個專醫麼？誰比誰好？」他從衣袋裏拿出兩個專醫的名字來。

「都不壞，都是專醫，Martin 我比較更知道些，就是 Martin 罷。」

V 君不出聲，憂愁地望着 M 君。

「B 醫生交給您這兩個醫生的名字時如何說？」

「沒有說什麼……」

「那您現在去打電話給他，問他究竟那個更好些。」還是 M 君乾脆地替他出了主意。

V 君在樓下客室裏打了電話再上樓來，面孔

上露出了一種安定，高興地說：

「B 醫生說：Martin est Préférable，我明天到里昂，留一天還來。」但是接着，他又憂愁而猶豫起來了：

「我想還是不要去看罷，看出來有病怎樣呢？」

「看出來有病，該醫治嘍！」M 君決然的口吻，使我感覺到像在教訓一個小孩子。可是 V 君立在窗口，沒有回答。

M 君說了許多安慰他的話，用了一種醫生對病人的常有的鼓勵，勸他該去里昂醫治。

臨走時，V君很高興的對我與M君說：

『那麼再見了，里昂還來見！』

他走後，M君却開始帶着一種惆悵而對我說：

『V的胃要沒有病才好！』接着他說，『V的脾氣實在不好，他對於生病的心理太壞了，一點不鎮靜，這對於肺病人的精神上是很壞很壞的，很能影響到病的痊愈。』

真的，我也注意到V君生病心理的惡劣與那對於「死」所起的恐怖，但是我不能理解這一種心理，我覺得，假如我生了病，我會不恐怖，也不歡迎的等待「死」的到來。



V君從里昂還來，很快樂地對我與M君說他的胃並沒有怎樣的病，不過有一點空氣，醫生說是並不可怕的。我與M君當然很替他高興。

九月底，我與M君離開高城到南方的前五，六天，瑪麗別墅裏新多了一個女病人，她還只有十八歲，她的哥哥是里昂的一個普通醫生，M君對我說。每次別墅中新來一個病人時，M君總把他知道的關於新病人者的一切告訴我。

「V君吃飯的座位與她貼近，這是她對V君說的。她的病很不好，她有痰，痰裏結核菌很多。」M君簡略地又補足。

李：

離高城的前一天，午後，我正在幫M君理行

「M先生，照相哪！」特然的喊聲。

M君俯出窗口一看，回頭對我說：

「塞拉芳（與V君同住一房間的法國人。）在替大家照相，我下去罷。」M君下去後不一歇，一個法國小姐敲進門來，要我也下去與他們別墅裏所有起得來的病人合照：

「請下去！請下去！」

我說我的衣服穿的很不端正，她却說：

「我也是這樣！」

照了相還上樓來，M君對我說：

『來叫你的就是F小姐呵，她是新來的。』

『就是里昂一個醫生的妹妹？』

到南方後，我與M君都再沒有V君的消息，  
到年底，M君因着一個女友的間接囑託，介紹了  
一個本來要到高城去養肺病的中國學生去瑪麗別  
墅，並想V君當還在那裏。但是M君與我仍得不  
到V君的確定消息。

去年的夏天，K君到南方來避暑，一天，偶  
然的談到V君：

『V君戀愛了呢，就是那「龍姐」！』

「什麼？」我出驚地問。

「龍姐，就是瑪麗別墅的一個女病人，她的哥哥是個醫生。這名字是V君替她譯音而成的，V君還替她做了中國詩送她咧！」

我與M君忍不住笑了。

「這是你的不好，」K君對着M君說，「你不是介紹C君到瑪麗別墅去麼？這C君便把龍姐的愛情占去了，V君愛龍姐，龍姐不愛V君，却愛C君，V君對她的求婚，她也都說了出來。爲了這，V君早已不住瑪麗別墅，已經搬到另一個別墅去了。」

「龍姐？龍姐？不是一個很高很胖的女子麼？」我模糊地記起了問。

「你們有照相麼？C君給我看過她的照。」K君說。

「龍姐？那是一隻大雄雞咧！」M君似乎記起了的說，接着又說：

「讀書讀的太久了，要「油掉」，養病養的太久了，也要「油掉」，V君的醫生早允許他可以還中國，像他這樣有着一個有錢的家庭，他還中國去也許比在法國好些，還去後，他可以得到一點家庭的安慰。」

從此，我與M君再沒有關於V君的消息。

這回，K君從意大利旅行了還到法國，經過南方，來停留了四天，他談到巴黎的留學生的情況，特然的說：

「V君死了，死的很苦！」

「V君，不是生肺病的V君麼？他在高城呢？」

「是的，他死在巴黎，他死的很淒涼，沒有一個朋友！他來巴黎進學校，報名讀書，便死了，但是人家却說他受了激刺，失戀；……」K君露出了淒清的神情：「近來法國留學生死在法國

的不少！」

M君與我都不出聲，我腦子裏浮起了V君的憂愁而猶豫的瘦削的面貌，與那又高又胖的F小姐，V君的龍姐，我心深裏感受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淒傷；可是，我却不知道M君在想一些什麼，當我抬頭看見M君的繃着眉頭的嚴重的臉色。

一九三二年十月

## 女伴

李小姐重到巴黎，在北京飯店遇見了君，就

問：

「金小姐已經還國了麼？」

「早已還去了，人家說伊得了一個博士還去！」

李小姐呆了一呆，接着與丁君不約而同的笑  
了起來。

「那麼她終究還是與張先生一同還去的！」

「聽說金小姐，現在要叫她張太太，已經有



了一個近周歲的孩子。」

李露出了忍不住的出驚的面色，帶着一種女人對於女人的特別好奇。

「真的呢，」丁接下說，「你不知道麼？金小姐在還國的時候已經有了五個月的未生的孩子。」丁一面抽着香煙，一面笑微微的，等待着李小姐表示對於這消息的態度。

「呀……！」接着李問：「那麼張先生做些什麼事呢？」

「他麼？」丁君說，「什麼事也還沒找到，沒有腳路走！」

☆

☆

☆

李小姐與金小姐當她們同在巴黎的時候，雖不是極好的朋友，總算是很能投機的女伴，因為她們兩人有着同樣的性格，不像普通女子一樣的歡喜搬弄口舌，挑撥是非，固然有時兩人都不要本能的流露出些嫉妬與偏狹的情感；不同的是金較李為活潑，天真，簡單，快樂，多話，李較金為沈默，少動。這次李離開巴黎已近兩年，一直沒有金的消息。

她們兩人的認識，原是丁君的介紹，那是九月的末，李正打算離開她郊外的寄宿學校，還到

城裏來。

金小姐來法國還沒有到兩個月，住在第五區的乏來脫路的一家供膳人家，一間很小的靠院子的房間，裏面的擺設像所有巴黎的小旅館的房間一樣：一牀，一桌，兩隻凳子，一個櫥，及一個洗面台。

一進金的房間，李注意到窗邊放着一隻鋼琴，丁君便補足他的介紹，對李說：

『金小姐是一位音樂家。』

金小姐笑了起來，似乎表示她的滿意承認。接着，她說她就要離開巴黎，到鄉下去進中

學校，補習法文，她開始讀那房東的溫和，說怎樣不忍離開這個寓居。當李說出了正在找房間時她立刻說：

「那很好，您來住我的房間。」一面端詳李小姐的面貌，一面暗暗的想：「人家說她是一個利害的女人，我道她是……原來她……」她找不出一個確定的斷語，只覺得李並不如人家所傳說的利害，且對李開始有了些同情，但當她注視到李小姐的瘦瘦的兩腿時，她不由自主的俯了頭，注視她自己的胖大的兩腿，便不再去追求李給她的印象。

當李小姐與丁君辭走時，金小姐直送到樓梯口。

「那您四號搬來好了，四號上午我等您，」道別之後，她又說。

「她不壞？」走到半樓梯，丁君特然問。

「很好，」李小姐順口回答；在伊腦子裏，對於金小姐只留得一個簡單的印象：一個年近三十身體強壯的女子，很發達而該是很美但被中國的緊身上衣束服得使兩乳房下垂好像哺過乳的胸部，一個烏叢叢遠看似赭色的滿是雀斑的圓面孔，與不停的弄着一方小手巾的兩隻胖手。她的說話

聲調裏帶着一過滿意與命令的口吻，一見就明白她是做過多年小學教員的女子。

李小姐在四號午前搬到乏來脫路，固然見金小姐在待着伊，金對伊說打算五號下午下鄉去，接着，便商量好四號的一夜兩人合牀睡，兩個人講的似乎已很投機，很有友誼了似的。

五號的早上，李小姐打算金小姐去後，整理房間，安放書籍……的計劃；八時左右，她們倆還沒有起身，聽到打門的聲音，金從牀上跳了起來，一邊對李說：

「你再睡一歇好了！我出去。」她似乎確信

門外敲門的人是來訪她的。

李一邊吱唔答應，一邊就起來。

金還進房來時，後面跟着了一個瘦長的中國男人。這時候，李正在預備洗面，掉轉身來時，那瘦長的男人已經在椅上坐下。李注意到他那黯色的面孔，兩頰凹進，平坦的鼻管上擱着一個金脚玳瑁邊的黑色眼鏡，李有一點出驚，同時，感到一種不愉快的情緒，看到金對這個男子的隨便的神氣，在伊之前也不加介紹，與這個男人的不聲不響大胆的闖入房間，……感到野蠻與無禮。

五號的午後，金小姐等待她鄉下朋友的信或

親自來領她下鄉，到晚間還不見朋友來，也沒有信，於是仍與李商量再合睡一夜。

到七號還是一無鄉下朋友的信：：：。

瘦長的男人，天天來看金小姐，早上來，在她寓居的人家吃飯，到晚上十一時半還去。李小姐早上到學校上課，下午只得在公園裏沒有着落的翻看一些書。雖然金小姐見伊要走時，總說：「你留着呵！」「我們來燒茶葉蛋吃，」有時接上去，表示是誠意的要伊留着，但是她的兩隻大眼睛瞅住了伊，好像在說：「你出去罷，你出去了，我們可以談天。」



李感到一種說不出的不愉快，並且伊的讀書心境顯然被動搖了，當伊看到這一對沒有絲毫青春的美的中年男女，熱情戀戀地在談着天，像十七，八歲的天使時，感到一種又像討厭又像欣羨的情緒。

金似乎並不有意下鄉去，她也並不焦急那個鄉下朋友的沒有消息，晚上，當這個瘦長的男人走了後，李正在脫衣睡覺時，她坐在尿桶上，兩頰紅紅的，說：

「有人說補法文一定須進中學校，我想在巴黎進補習學校不是一樣麼？你的意思怎樣？」她

心裏在想着「他」。

李沒有出聲，似乎在體味那又像討厭又像欣羨的情緒。

李現在已知道這個瘦長的男人是學自然科學的學生，「張君，他對於動物學還不壞，」丁君說，「今年考過了論文，得到了法國國家博士。」

八號的早上，金小姐收到了她鄉下的朋友來信，說那個本來介紹她去的女學校已經開學了，不知怎麼一來，不肯收外國學生了。金小姐把這個消息告訴李小姐時，說：

「那也好，還是在巴黎，不是一樣補法文

麼？」她心裏戀戀地想着張君。

李小姐有意客氣說伊搬出去，這房間仍給金小姐住，金却說還是她往別處搬，說她在這寓居裏已住厭了，結果，決定了在金找房間的時間裏，兩人仍舊暫合睡一牀。

八號的晚上李沒有見金來吃飯。還上樓來，等待她的歸來，十時左右，伊開始打瞌睡了，但是伊不敢上牀睡覺，如果把門鎖了呢，怕睡着，金還來打門時聽不到，如果不上鎖呢，伊顯然又沒有胆量入睡，呆呆的坐在椅子上好一歇後，終於支持不住了，便脫衣上牀去。

十一時三刻光景，走廊裏有女人的脚步聲音漸漸向李的房間近來，固然是金還來了。

她的面孔紅紅的，興奮地問李睡着了沒有，說話時，她滿口瀆着酒腥氣。

「你喝醉了麼？」李開玩笑的口吻問。

金發出了大聲的笑。李從被裏伸出一隻手擣着，同時低聲的關照她：

「不要這樣高聲笑，隔壁的人要罵了。」

「這有什麼呢？」她還是笑。

「張先生請我吃飯呵！」兩人睡到牀上以後，金說，「我們在南京飯店吃飯……你睡着了麼？」

李側向裏林睡，朦朧的應着：

「你說好了，我聽着。」

「你知道我與張先生怎樣認識的？」金高興地問，儘管自己說下去：「我們是在南京飯店認識的。那天我獨個人在南京飯店吃飯，他正與我同坐一桌。「您是新來的麼？」他問我。我出驚的說：您怎麼會知道呢？你看他真有經驗。後來他問我學什麼的，我說音樂，他便好意的告我說：學音樂應該到斯塔斯埠去……。」

李本來已朦朧睡去，聽到這最後一句傻話，忍不住想笑，便醒了，伊翻了個身，對金望着。

「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他就問我歡迎他來看我麼？我說當然很歡迎的，以後他就常來看我……」說到這裏，金停住了，特然，她笑了起來，滿意的笑了起來，覺得太幸福了。

「什麼？」李問。

「他說他永不結婚，要是我不答允他……」從她的笑聲裏可以懂得那被遮掩着的感動。她不出聲了，兩眼望住了李。

「大約她還是第一次聽到男人的求婚，」李心裏暗暗想，接着，伊說：

「他們都是這樣說，但如你真的不答允，他

們真的永不結婚麼？有了機會，他們自會找別的解決辦法。」

「真的麼？真的麼？」呆了一歇，好像才懂明白的，接下說：「你的話真對！真對！真對！」金好像從來不知道男人都會這樣的。接着又說：「我介紹了陸小姐給他，你知道陸小姐真想結婚，她的叔父爲了她在中國不得解決，才送她到法國來的，但是他不要……」金又大聲地笑了。

「那你爲什麼不答應他呢？張先生不是很好麼？」李說。

「真的麼？你覺得他很好麼？那你願意嫁他

麼？」

「這個我倒難說，」李笑了起來，「我，我可不愛他呵！」伊看到金聽着這話頃刻露出了不大高興的神氣，便不自然地加上去說：「我想嫁一個工程師……！」

金露出了真誠的面色，興奮的說。

「你猜我爲什麼不願嫁他？張先生，他對我不壞，但是我不歡喜他的神氣，死板板的，我的幾個妹夫都是美國留學生，很活潑潑的，他到我家裏來就比不上。並且他不信耶穌教，我們信教的人不足與嫁不信教的人。他說起話來鼻子裏



囑囑的，你說他有病麼？我疑心他有病。」她遲疑了一歇：「我歡喜像丁君一樣的人，會說會話，活活潑潑的。你定要嫁一個工程師麼？我想你嫁了君不壞，丁君就是抽香煙，否則我一定勸你嫁丁君。」

李笑了起來。

「你覺得張先生不活潑，我却覺得靜默的也很好，有一種『學者的態度』……」金一聽到「學者的態度」，便喊：

「真的麼？真的麼？」接着連連的喊：「噢！噢！」表示李的話先得她心。停了一歇，她遲疑

的說：

「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個可靠的人：：？」接  
着她就談關於張君的家庭及身世。他是江西人，  
來法國已十年了，家裏有一個老母與阿姊，說到  
他的經濟，金欣羨的說：

「張君本來有省費，縣費，還有口口大學的  
費，三個地方的錢，他對我說，爲什麼我不早來  
法國呢？我要早來法國二，三年，他一個人三個  
地方拏來的錢夠我們兩個人舒適的生活：：」

李偶然在丁君那裏，聽到說金的留學費用是  
她自己做了十年教員積蓄成功的。想到這個，李

心裏似乎替金起了惋惜，暗暗的想：『爲什麼一定要到法國來呢？學音樂——化這麼多錢！——』況且找丈夫也不一定要到法國來找。』但是，李自己呢？伊在法國已經三年了，當時伊想學畫，後來又想學政法經濟，末了，伊決定還是學文學，雖然伊自己對於文學也沒有什麼深切的偏好。除了文學，伊又能學些什麼呢？學工麼？學醫麼？學藥劑麼？覺得根本不是伊所能學的。其實伊並不覺得根本不是所能學的，也並不會想到對於中國有無用處，但只以爲學科學不時髦，將來還國後少有活動及出風頭的機會。

在金看去，爲什麼李不嫁人呢？留學，李不是已經留了三年學麼？她想：『這已經是一個人的足夠資格了。』她與定了李，好似要說：『像你這樣不嫁人，還待什麼呢？』

金以爲李還沒有對她談到嫁人，是李不打算嫁人，却不知道李是想嫁一個工程師，可是在巴黎的留法學生中，有許多未來的政治家，經濟家，文學家，藝術家，但是找一個工程師却不容易！

☆

☆

☆

樓下有一間空室，與上面的同一租價，金住了，把她的行李從李房間絡續的搬下去。

金已經答允張君的求婚了，但是她不肯在人前承認。她現在夢想的很簡單，就是張君能夠愈多愈好的找錢還來，自己管理家務，把住屋弄的很清潔，吃的很講究，再，便是生五個孩子……但是她一想到這夢想是根本建築在「還國」這事上的，一想到回國，她似乎有點不高興，她想人家都要笑她找一個丈夫還去，在法國什麼也沒有學到。她自己起了一個反動，她不承認自己沒有學到什麼，她覺得她現在已能說「先生」，「夫人」等法文字，這不是她在法國學到的麼？

聖誕節的晚上，李及丁君被金請去吃麵，當

然張君也在着，麵燒得太爛，菜却還沒有熟。

金小姐一直是滿意的笑，笑得常是合不弄嘴。

「你真痴頭痴腦呵！」張帶着責備的口吻笑着說。金還是笑，她覺得實在太幸福了，忍不住流露出她的傻氣。

「張君就要還國麼？」丁君問。

「正在打聽船期，」張回答。

「金小姐呢？」

「我？我不還去。」金的面孔漲得紅紅的。爲什麼人家要把她與張的回國聯在一起呢？她不高興。

她坐近鋼琴，開始彈起「加爾曼納」裏的「關牛」來了。

院子裏有人走過，口裏合着節奏的吹着。

「你走開！你走開！否則我就不彈了！」當李走近鋼琴時，金說。

當丁君辭走後，金把門關上，轉過身跑到窗口，把窗子開直：

「呵！這樣才好！」立在窗口，深深的呼吸冷空氣。她對於煙味疾恨到了極點。張乖乖的躲在炭火旁邊，一聲不響的好似沒有注意到這些。

李無聲的笑，伊剛才到附近寓居的一家紙煙

店裏買火柴，遇見張在那店的櫃台邊急慌慌的抽香煙。

張本來是巴黎中國留學生中的香煙大王之一，自從與金有了關係後，不但把他很講究的煙盒不知道藏在什麼地方，每次煙癮發作時只往紙煙店去買一支當場抽完。從紙煙店還出來，他去買了些水果，在路上一邊吃，一邊向金小姐的寓走來，這樣，走到的時候，口裏可以沒有煙氣味了。

☆

☆

☆

自從金搬到樓下後，李很少與她見到，除了



吃飯的時候。李在早上七時就起來了，預備去上九時的課，八時一刻的光景，當伊下樓去吃早點時，有時遇見金，在走廊裏穿了一件從中國帶出來的三友實業社的浴衣，赤着兩隻腳，在自來水管下掣水。她現在決定不進補習學校學法文，覺得這完全是白化錢學不到什麼東西，並且強君天天來替她補法文。她現在在學和聲學，在丁君介紹的一個女教授處。

「金小姐有六個指頭！」丁君見着李小姐就說，「教和聲學的女先生對我說的，她還說那真可怕！可怕！」

李小姐起初不相信，後來伊發出了滿意的大聲的笑：『對了！對了！我現在想起來了。怪不得每次吃飯的時候，金的一隻手的大姆指總用手巾裹着。滑稽！她做得竟使我一點也沒有注意到。每次她彈鋼琴總叫我走開，原來是這個呵！』

可是金小姐對於和聲學教授很不滿意，說這個教授是三十法郎一小時，但張先生聽到教和聲學的教授有一百法郎一小時的，只要一個月就包教完，這個三十法郎一小時的不知要多少時候才能教完。同時金小姐討厭這位先生的認真地校正她那做了多年幼稚院音樂教員的油掉不準的節拍，

與她彈琴時硬板板凶狠狠不自然的姿勢。

金小姐第一次去上和聲學是由張君陪了去做翻譯，張君對於音樂是一點不知道的，當然和聲學裏的一些名字他不懂也不會翻譯，覺得不方便也太費時間，第二次起，金小姐便獨個人去上課了；她知道了和聲學女先生能夠說一點英文，商定了用英文教她；金小姐是在一個教會女子中學畢業的，照理她的英文比她的法文好些。

但是和聲學先生也在丁君之前露出了對於金小姐的不樂意，說金的英文全不如伊所想像的好，與法文差不多的說不懂，並且三句話裏總帶着兩

個「密司□□」。『密司□□是一位鋼琴家麼？』  
女先生問。『不是鋼琴家，是我們女青年會裏的  
女幹事，她教過我鋼琴。』

☆

☆

☆

一個大早，李小姐找遍了火柴空盒子沒有一  
根火柴可以點火來燒水洗面，伊決定下樓去向金  
小姐借；在走廊裏，近金小姐的房門口，聽着嘻  
笑的聲音從金的房裏出來，伊想金小姐已經起來  
了，張已經在着了。伊敲門，同時高興的響聲喊：

『金！我火柴沒有了！』

頃刻嘻笑的聲音靜寂了，伊呆立了一歇，就

迅速的回頭向樓上跑還自己的房來。

☆

☆

☆

三十一號的晚上，李小姐在伊的法文字典下發現一張請柬，紅紙的，伊仔細一看是金與張合請伊吃飯。伊辭謝了，沒有去。

幾天來，李小姐不常見他們在寓居人家吃飯，只是在伊的房間的窗口，常常望得見金與張一個手裏捧了半個南瓜，一個手裏擎一包煤，從外面進來。

女 伴

不久以前，寓居人家新來了一個中國男生，張先生的同鄉，黑麻皮。當金與張不來吃飯時，

麻皮坐近李小姐，東搭西搭的找話講，伊感到異常的困難，怕人家以為伊與麻皮會配成一對，像金與張一樣的；伊不時的用一種不快的眼光投給麻皮，當麻皮對伊說話的時候。

李小姐望見金小姐與張君走進飯廳來，伊心頭感到了輕快，麻皮立刻起來讓開。

「昨晚我在查女士那裏吃飯，這是張先生好友的女友，」金說。

「李小姐認識她麼？」張問。

「有點知道，」李回答。

「她是一個銀行家的女兒，很有錢，」張又

說，「真闊哪，她穿的都是西裝。」

金笑了，這笑表示出一個小小的反感：

「她胖的像一隻豬，我想她穿中國裝倒還好  
看些。」

張不敢直接辯駁這話，却用了別的方法來繼  
續讚美銀行家的女兒：

「她真會交際，招待朋友真是一等工夫，「我  
們理科」裏的同學無論誰去看她時，她總是悅意  
地招待……」

李小姐疑心張說這幾句話是在刺傷金，因為  
金是一個大家知道不會交際的女子，便袒護她笑

着說：

「交際？這個又何必呢？我們出來是讀書，又不是學做妓女，要講究什麼「招待工夫」。」

張不出聲，金發瘋了似的大聲的喊：「對呀！對呀！」飯廳裏的人大家轉過頭來好奇地望着金。

「對啦！」金又說，「我們大學」裏的男女同事，大家都像兄弟姊妹似的，沒有誰講究交際，「我們大學」有許多美國留學生，「她掉頭向着李小姐：

「□□先生，你知道麼？他是留美教育博



士，他與我真好！真好！」金小姐在□□大學的幼稚園做了十年教員，她愛好孩子與美國留學生，當她說到□□大學時，叫做「我們大學」。「我們大學」，在巴黎好些□□大學裏出來的學生都像金小姐一樣的叫「我們大學」。

每次聽到美國留學生與「我們大學」，張君起了反感，那枯憔悴削得像猴子似的面孔上，露出深深的橫的直的縐紋，他用了卑視而又諷笑的口吻說：

「他們？他們知道些什麼？他們都是些教育博士，棉花博士，乾草博士……我們，「我們理

科」裏……」

李小姐微微笑，聽金與張的「我們大學」，  
「我們理科」……。

可是張也好像要拉到李做證人似的，望住了  
伊，問：

「□□□，李小姐知道麼？現在在做論文，  
題目是無機化學裏的……他是「我們理科」裏的  
……」

金不再說話，癩癩的表示出滿意的微笑。

麻皮拚命的要拉着金與李說話：

「你們兩位小姐不都是浙江人麼？浙江出了

許出風頭的人，像□□□□，你們知道麼？□先生真偉大，我想他一定要做到大總統……」剛剛吃完生菜，他的兩手擱在膝上，一邊說，一邊兩手掌奮興的磨擦着。

張要在李之前賣弄他的文藝知識，完全沒有注意到麻皮的話，只管鼻子噙噙的說：

「我有一次在一本中國的雜誌上看到什麼翻譯的「第二夢」，這劇真不壞，聽說上海已經演過了？」

「是的，我見到他們演的，是□□一輩人，」李說。

「□□演劇的天才真不壞，」張說，這很難得，很偉大。」

麻皮兩眼望定了張與李，搶着說：

「但是□□沒有及得□先生的偉大！□先生，我想他一定要做到大總統，你們不相信？」兩掌還是很很的摩擦着。

張露出了討煩的神氣，不出聲。

「你看 F. T. Rousseau 的懺悔錄？」張在麻皮的椅子背邊擎着一本□□翻譯的「盧騷懺悔錄」，「爲什麼你不買原文看呢？」張一邊說，一邊擎了翻看，面前的盆子裏放着一片餅乾，他却不要。

來吃。

「一方從意大利打到仗……」張念着，同時把書湊到李的面前，說：

「你看這是什麼話？」接着他奮興的說：「我不懂！簡直不懂！李小姐你懂麼？」

麻皮却反抗了：

「有好幾個閩老替他作序，還不好麼？我有原文！我有原文！」接着又聲明：「我把牠與原文對照了讀。你多讀幾遍，包會懂的。」

麻皮吃完飯先走了。

金，張等待着李：

「麻皮真討厭！麻皮……，他常到我房間裏來……，來看我們。」

張笑了，表示出一種悅意。他痴痴的望着她，她是他的，他與她一樣的覺得太幸福了，輕快的好似生了翅膀。

「他已經有老婆了呢！」金接下又說，「做一個女人嫁這樣一個男人！」她嘆了一口氣，可是高興的笑着。

☆

☆

☆

金小姐從寓居搬走後不久，李小姐預備離開巴黎了。

「張與金結婚了，」伊聽人家傳說，「他們同住在萌日路的一個旅館裏。」

「那麼上次那張紅紙是他們請我吃喜酒的，」李心裏想。

「你什麼時候還去？」在萌日路的旁邊，李離巴黎的前兩天，遇到了金，就問。

「我？我不還去。」金的面孔紅紅的回答着。

☆

☆

☆

李回憶到金說「我？我不還去」的情形，心頭感到一種茫悵。「女人就是會作假，」伊暗暗

的想，同時回想到伊初抵巴黎的時候，在一個旅館裏生了小病，同船來的一個女同伴許君來看伊，坐在伊的牀前，問伊可覺得好些，接着，忽然，他說：

「李小姐，我……」聲音有點異樣。

伊慌了，把被頭冒了起來，同時氣喘喘的喊：

「請你下回不要來看我！」

伊現在悔了，爲什麼當時不聽許君說下去呢？許君來法國沒有籌足經費，抵巴黎後不多天就沒有錢了，他聽說李小姐生病，乘探病的機會



想與李小姐借錢，但一聽李這樣回答，他只好失望的還出，不再對李說下去。

李覺得女人的事好像戰事一樣，要是失掉了銳氣，就不容易恢復原來的勇氣。李小姐覺得伊的幸福已經因許君的求婚消失了第一個機會。

伊的思索忽然轉換了方向：「其實何必一定要嫁一個工程師？嫁一個有腳路的也好。」

「要是現在許君向我求婚，我一定答允他。」  
接着伊又想進一步：「只要隨便誰向我求婚，說真心愛我，我就願意嫁他，我不要求他找錢來養我，反之，我去找錢來養他……」伊悅意的微笑

了，覺得世上一定很少有像伊這樣偉大思想的女子。

☆

☆

☆

伊一抬起頭，正看見丁君從椅上起來，一隻手擎着吃剩的半枝香煙：

「李小姐，對不起，我先走了。再見！再見！」他說。

「再見！再見！」同時伊心裏想：「他這樣急急要走是去看他的未婚妻，陸小姐，張不要的女人。」但是伊忽然面紅了，覺得丁君已經猜到伊的思想，就不自然的說：「多謝你告我以金

小姐的消息。見到陸小姐請替我望望她。』伊微笑着。

一九三三年一月。